

特朗普第二任期拉美政策取向及拉美国家应对策略初探^[1]

李紫莹 黄云鹤

【内容提要】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对西半球的关注度显著上升，并着手推行“门罗主义”的新变体“唐罗主义”，以期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绝对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拉美政策呈现出鲜明的排他性、胁迫性、内顾性特征，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极端利己色彩十分浓厚；其背后的战略盘算主要表现为掌控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控制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以及遏制中国等“非西半球竞争者”。这种政策取向无疑将对拉美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拉美国家基于谋求经济发展、规避系统风险和增强自主话语等因素考量，将采取经济实用主义、软制衡与多元化、对内拒绝外部势力主导和对外谋求地区话语权等策略应对美国的干涉和胁迫，它们未来与域外大国的关系也将在霸权压力和自主诉求的博弈中深刻重塑。

【关键词】特朗普政府 门罗主义 拉美国家 关键矿产 中拉合作 全球南方

【作者简介】李紫莹，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云鹤，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6) 01-0152-24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代表人物著作译介”（项目编号：23&ZD01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美国长期将拉美和加勒比（下文简称拉美）地区视为“后院”。1823年12月，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发表所谓“门罗宣言”，提出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但同时欧洲国家不得在美洲搞新殖民扩张等主张，彰显“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论调，由此形成“门罗主义”。这一外交理念后来随着美国国力的增长，逐渐演变为服务于其对外扩张特别是干涉拉美地区事务的“合法性外衣”，其思想精髓也从“美洲人的美洲”转变为“美国人的美洲”。从19世纪中叶到贯穿整个20世纪，美国通过强取豪夺、经济殖民、武力干涉、策动政变、滥用制裁等手段，在拉美大肆推行“门罗主义”路线，将拉美逐步塑造为自身的“战略后院”“原料供应地”与“商品倾销地”。^[1]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对拉美的战略投入有所下降，一方面高调宣布“门罗主义已经终结”，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古巴、委内瑞拉等“异类国家”加大封锁制裁来“整肃”拉美这个“后院”。^[2]近年来，随着其大国竞争战略的推进，美国开始重新宣扬“门罗主义”，并通过推动“近岸外包”和美洲增长倡议“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等区域合作框架来拉拢拉美国家，以期抗衡中俄等领域外新兴大国的影响力。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确立了“西半球优先”的议程，前所未有地提升了对拉美的战略关注，开启了美国拉美政策的深刻转向。2025年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宗明义地宣布，美国要“确立并推行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Trump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以“重塑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3]在拉美地区，美国以应对所谓“非法移民”“毒品恐怖主义”和“敌对性外部影响渗透”之名，行“扶右抑左”、扩张掠夺和排挤中国之实，政治施压、经济胁迫、军事威慑正成为美国对待地区国家的新常态。总之，

[1] 章婕妤：《美洲峰会响彻“新门罗主义”丧钟》，载《解放军报》2022年6月16日，第4版。

[2] 参见郑宗文：《“门罗主义”200年，给世界都带来了些什么？》，新华网，2023年11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3-11/24/c_1212305962.htm。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美国拉美新政的内核已转为公开的单边胁迫与强权干涉，特别是2026年初美国悍然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并掳劫委总统马杜罗夫妇，彻底暴露了其单边霸凌霸道的本质，势必剧烈冲击西半球地缘政治格局。

在此背景下，拉美国家处于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一方面，地理上的邻近、深厚的历史关联以及不对称的经济依存关系，使得任何拉美国家都无法回避美国这个北方强邻所释放的巨大战略压力。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已成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拉美各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与社会稳定的内生性诉求空前强烈。拉美国家的核心关切是在不确定性中确保经济增长，本能反应是采取多元化策略以规避将自身命运系于单一外部行为体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根本诉求是维护国家主权与战略自主。发展经济、规避风险与争取自主的取向相互交织、彼此塑造，有望共同催生拉美国家在应对外部战略压力时的应对策略。

本文旨在系统探究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拉美政策的特征、盘算及影响，并深入剖析拉美国家应对美国拉美新政的考量因素与策略选择，为学界和实务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拉美政策的主要特征、战略盘算及影响

随着西半球尤其是拉美地区从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上的次级关注点跃升为其必须确保掌控的核心区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拉美政策在“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或称“唐罗主义”^[1]路线牵引下呈现出鲜明的排他性、胁迫性、内顾性特征，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极端利己色彩愈发浓厚，势将对拉美

[1] “唐罗主义”一词最早由右翼媒体《纽约邮报》于2025年1月以特朗普的名唐纳德与“门罗主义”二词捏合而成，2026年1月初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绑架事件发生后，特朗普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门罗主义”已改称为“唐罗主义”。参见“How right-wing media inspired Trump’s ‘Donroe Doctrine’,” CNN, January 5, 2026, <https://edition.cnn.com/2026/01/05/media/trump-donroe-doctrine-ny-post-fox-news>; “Trump’s ‘Donroe Doctrine’ seeks influence over Western Hemisphere citing old US policy,” ABC News, January 6, 2026, <https://abcnews.com/Politics/trumps-donroe-doctrine-seeks-influence-western-hemisphere-citing-story?id=128926397>。

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一）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拉美政策的主要特征

一是将“唐罗主义”作为西半球战略的基石，呈现出鲜明的排他性。这一路线以一种直白而富于进攻性的叙事，公然主张美国在西半球的所谓“排他性干预权”。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将拉美明确定义为美国边境安全的外延、关键供应链的脆弱环节以及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前沿地带，提出要确保西半球无“敌对势力”渗透、关键资产不被“域外势力”掌控、核心供应链安全可靠、对关键战略要地保持通达权。为此，美国宣称要“尽一切努力将在西半球建设基础设施的域外国家公司驱逐出去”，并将地区国家做到“逐步消除敌对性外部影响”作为美国与之结盟或提供援助的先决条件。^[1]这一叙事的实质，是为美国在该地区未来可能采取的包括军事行动、经济制裁和政治颠覆在内的单边干涉性措施，预先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战略理论框架。

二是滥用单边干涉和霸凌，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呈现出鲜明的胁迫性和霸权主义色彩。例如，特朗普再次当选和就任美国总统后，多次扬言要“夺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2025年2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将巴拿马作为其上任后外访的首站，公然宣称中国“对巴拿马运河区的影响和控制地位是对运河的威胁”，“这种现状是不可接受的”。^[2]而巴拿马随后即宣布将终止中巴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2026年1月，巴最高法院裁定中国香港长江和记实业运营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特许经营权“违宪”。作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拉美国家，巴拿马的“开倒车”行为显然与美国通过施压威胁手段破坏中巴关系是分不开的。又如，美国以“禁毒”为名，针对委内瑞拉在加勒比海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并于2026年1月3日凌晨悍然动用特种部队绑架了马杜罗夫妇。之后，据美国媒体报道，鲁比奥或已被选中担任委内瑞拉“总督”（viceroy）来“管

[1] 参见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Rubio’s Meeting with Panamanian President Mulino,” February 2, 2025,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ubios-meeting-with-panamanian-president-mulino/>.

理”委事务,而“总督”是旧殖民时代才使用的称谓。^[1]再如,特朗普还就“毒品贩运”问题对哥伦比亚总统实施制裁,并威胁派军队进入墨西哥等国进行干预;宣布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输美商品额外加征“从价关税”(ad valorem duty),发动新一轮对古石油封锁。^[2]此外,美国对墨西哥近年成为中国等国对美贸易的“转口跳板”一直心存不满,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利用墨西哥与美国市场深度绑定的弱点以及《美墨加协定》(USMCA)于2026年进入审查期之机,通过征收高额关税、威胁退出USMCA等手段,着力压墨方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作为妥协,墨方宣布自2026年1月1日起对来自中国等未与其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的约1400项商品加征最高50%的关税,范围涵盖汽车、钢铁等关键产业。^[3]美国的一系列行径标志着一种以强权政治和干涉内政为特征的“新殖民主义”的回归。^[4]

三是“扶右抑左”动作频频,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淡化了对外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在实践中展现出对特定意识形态光谱政权的偏好,毫不掩饰其干涉意图。对于阿根廷米莱政府这类秉持激进自由市场理念与亲西方姿态的极右翼政权,美国不断给予“赞誉”并一度开出200亿美元金融支持的“空头支票”,以“帮助稳定”阿经济特别是其右翼盟友的执政基础。^[5]相反,

[1] “Rubio takes on most challenging role yet: Viceroy of Venezuela,”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4, 202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6/01/04/rubio-venezuela-maduro/>.

[2] The White House, “ADDRESSING THREATS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GOVERNMENT OF CUBA,” January 29,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6/01/addressing-threats-to-the-united-states-by-the-government-of-cuba/>.

[3] “Los nuevos aranceles de México a productos de China y Asia comenzarán el 1 de enero,” *Infobae*, 15 de Diciembre de 2025, <https://www.infobae.com/america/agencias/2025/12/15/los-nuevos-aranceles-de-mexico-a-productos-de-china-y-asia-comenzaran-el-1-de-enero/>.

[4] “US actions in Venezuela display Washington’s neocolonial approach—Russia’s UN envoy,” *Russian News Agency*, December 19, 2025, <https://tass.com/politics/2061341>.

[5] “EE.UU. evalúa a acuerdo financiero por US\$20.000 millones para rescate de su aliado Milei,” *La Nación*, 24 de Septiembre de 2025, <https://www.lanacion.com.ar/agencias/eeuu-evalua-acuerdo-financiero-por-us20000-millones-para-rescate-de-su-aliado-milei-nid24092025/>.

对于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西等由中左翼力量执政的国家，则采取常态化的排斥、孤立和打压政策。对于当前拉美最大的左翼执政国家巴西，特朗普一度宣布对其大多数商品征收 50% “惩罚性关税”，而实际上美国连年对巴西保持较大贸易顺差，并不存在所谓的巴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这背后显然是为了政治施压。由此可见，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力图通过“扶右抑左”策略，对拉美国家“分而治之”，以塑造一个在政治谱系上更趋保守、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更紧密配合华盛顿议程的地区政治生态。

四是着力推行“美国优先”，呈现出鲜明的内顾性和极端利己色彩。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拉美政策在根本上是服务于“美国优先”这一国内政治议程，实质上是应对美国国内挑战的所谓“国际化解决方案”之一。首先，特朗普展示强硬是为了安抚其核心选民群体，并削弱民主党的社会基础，通过将非法移民潮、毒品泛滥等棘手的国内社会问题归咎于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的“治理无能”或“非西半球竞争者的干涉”，力图将国内矛盾焦点转嫁至外部。其次，特朗普对墨西哥等国采取了加征高额关税的经济胁迫政策，深刻反映了其欲加紧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核心诉求。最后，就“排除外部竞争对手”这一地缘战略目标而言，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叙事也与国内政治话语深度绑定。所谓“阻止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警惕俄罗斯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等论调，本质上是为唤起美国国内选民对美国衰落的危机感，并以此证明其实施“战略收缩”与聚焦西半球的正当性与紧迫性。因此，拉美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工具化了，该地区实质上已被当作一个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动员与利益再分配的战略区域。特朗普实施拉美新政，首要考量因素并非拉美自身的发展需求及地区的长久稳定，而是能否有效满足美国国内右翼民粹主义和相关利益集团等基本盘的诉求，以便能够操纵选举政治。

（二）美国拉美政策背后的战略盘算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美国拉美政策转向的背后包藏着掌控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控制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以及遏制中国等非西半球竞争

者的战略盘算，其本质是力图重塑符合美国利益的西半球秩序，也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力量对比变化下的战略焦虑^[1]与应对逻辑。

一是觊觎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这是特朗普拉美新政的根本目标。政治层面，如前文所述，美国采取“扶右抑左”“分而治之”的策略，是力图塑造全面右翼和亲美、随美的地区政治生态。经济层面，不管是美国战略界近年来一直推动的所谓“让关键供应链重新回到美国及西半球可靠的盟友伙伴手中”^[2]，还是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要“推动近岸制造”“强化西半球关键供应链”等^[3]，特朗普的战略意图是在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同时，也通过系统性推进近岸制造策略，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排除“非西半球竞争者”的排他性区域产供应链体系，驱使制造业从远离美国势力范围的国家转移到其更能控制影响的地理邻近的西半球内部。此轮供应链重塑的重心正是拉美地区，其目的不仅是利用该地区能源资源富集及人力、储运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更在于通过投资与贸易深化区域内的产业绑定，培育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战略利益深度协同的供应链网络。^[4]例如，《美墨加协定》将汽车产业的北美区域价值含量提升至75%，并规定40—45%的汽车生产须由高工资工人完成。^[5]这实质上是将墨西哥等国的制造业深度绑定于美国的产供应链、价值链。拉美媒体指出，美国通过培塑以拉美为中心

[1] Milton D'León y Sandra Romero, "América Latina en la Era Trump: Imperialismo, Crisis y Resistencia de Clases," *La Izquierda Diario*, 7 de Diciembre de 2025, <https://www.izquierdadiario.es/America-Latina-en-la-era-Trump-imperialismo-crisis-y-resistencia-de-clases>.

[2] 参见 Michael B. G. Froman, "After the Trade War: Remaking Rules from the Ruins of the Rules Based System," *Foreign Affairs*, Vol.104, No.5, 2025, pp.60-98。

[3] 参见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4] Aditi Consulting, "Inside the 2025 U.S. Nearshore Report: Manufacturing," August 27, 2025, <https://www.aditiconsulting.com/blog/inside-the-2025-us-nearshore-report-manufacturing>.

[5] 李西霞：《〈美墨加协定〉汽车原产地规则劳动价值含量：基本内涵、深层要义及现实启示》，载《国际法研究》2023年第4期，第74-75页。

的供应链来加快推动对华“脱钩”，也是着眼未来“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时”确保美国军工产业能够及时获得原材料、零部件等急需物资。^[1]

二是希冀控制关键战略矿产资源和通道。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能源、港口航运等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希望掌控的关键战略资产。拉美地区是全球重要的石油、锂、铜、铌等战略矿产资源的富集地。例如，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2024 年度统计公报显示，委已探明储量为 3032.2 亿桶^[2]；被称为“锂三角”的智利、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三国锂矿储量占全球的 52%；拉美地区铜储量占全球近四成，全球产量最大的十大铜矿中有 7 座位于拉美，特别是智利已探明铜储量多达 2 亿吨，位列全球第一；巴西不仅稀土储量被认为是居世界第二位，而且铌储量高达 1600 万吨，铌产量占全球 90%。^[3]因此，控制拉美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服务于美国本土再工业化与供应链安全，成为特朗普拉美政策的一个重点目标。马杜罗被绑架事件发生后，特朗普表示委内瑞拉将向美国移交 3000 万至 5000 万桶“受制裁的高品质石油”，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更是宣称美国将“无限期”控制委石油销售。^[4]对于海上通道，美国 2026 年 1 月发布的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明确提出要确保美国对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和墨西哥湾等“关键地域”（key terrains）的军事和商业准入权^[5]，而事实上，特朗普从再次上台前开始就不断威胁要“获

[1] “Ben Norton diz que ataque dos EUA à Venezuela integra plano maior para impor hegemonia sobre a América Latina,” Brasil247, 4 de janeiro de 2026, <https://en.brasil247.com/americalatina/ben-norton-diz-que-ataque-dos-eua-a-venezuela-integra-plano-maior-para-impor-hegemonia-sobre-a-america-latina>.

[2] “El petróleo que tiene Venezuela: de cuánto son sus reservas, quién lo controla y cuánto produce actualmente,” *Portafolio*, 4 de Enero de 2026, <https://www.portafolio.co/negocios/industrias/el-petroleo-que-tiene-venezuela-de-cuanto-son-sus-reservas-quien-lo-controla-y-cuanto-produce-actualmente-485696>.

[3] 谨、邵静怡、凌霄：《拉美国家关键矿产战略治理探究》，载《国家安全研究》2024 年第 6 期，第 116 页。

[4] 《美能源部长宣称将‘无限期’控制委内瑞拉石油销售》，新华网，2026 年 1 月 8 日，<https://www2.xinhuanet.com/20260108/0304bdd695a3452c96da5482e1366da7/c.html>。

[5] 参见 U.S. Department of War, *2026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January 23, 2026, <https://media.defense.gov/2026/Jan/23/2003864773/-1/-1/0/2026-NATIONAL-DEFENSE-STRATEGY.PDF>。

得”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甚至“不排除用军事手段”；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又公然宣称美国“对秘鲁可能无力监管中国拥有的钱凯港表达关切”，并诬指中国资金“会侵蚀秘鲁主权”。^[1]此前拉美媒体就指出，美国可能会对秘鲁的钱凯港等中国深度参与建设的重要物流节点有所行动。^[2]

三是着眼于在地区遏制中国等“非西半球竞争者”。尽管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重新定位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其根本战略目标仍然是遏制中国，这也是美国推行“唐罗主义”的一个核心战略考量。不管是施压墨西哥等国对华“脱钩”，胁迫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并宣布中国企业港口项目经营权“违宪”，还是孤立、制裁和军事打击委内瑞拉，都是美国力图系统性阻断拉美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进程、最大限度挤压中国在拉美立足空间的重要步骤。随着“唐罗主义”路线的深入推进，未来美国在拉美地区封堵打压中国的动作可能会更加猖獗。

（三）美国拉美政策转向的影响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唐罗主义”为纲领的拉美政策，势必对地区政治、经济乃至安全环境产生深远的系统性冲击，进一步加剧大国博弈和拉美国家的政治分化，削弱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一是促使拉美地区成为美国遏压“竞争对手”的前沿地带。美国通过强化在拉美地区的军事存在、争夺战略资源和通道的控制权，并以外交与经济胁迫手段系统性排挤其他大国的影响力，特别是通过绑架马杜罗等手段制造“寒蝉”效应，势必将置拉美各国于“选边站队”的困境，任何与被视为美国战略对手的主要经济体开展正常合作的行为，都可能招致来自美国的政治报复与经济打压。这种趋势将严重挤压拉美各国基于自身发展需求制定独立外交政策的空间，迫使许多国家在发展对域外大国关系时不

[1]《2026年2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6年2月12日，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202602/t20260212_11857627.shtml。

[2] “Ben Norton diz que ataque dos EUA à Venezuela integra plano maior para impor hegemonia sobre a América Latina,” Brasil247.

得不保持一定的谨慎，在维护主权与避免惩罚之间进行艰难抉择。

二是进一步加剧拉美国家的政治分化。一方面，美国的“扶右抑左”做法放大了地区国家间既有的意识形态裂痕，并导致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趋于弱化。在如何应对美国压力、如何处理与委内瑞拉等国家关系等关键议题上，各国立场不一，难以形成统一阵线。^[1]另一方面，美国的“分而治之”策略激化了拉美国家国内政治矛盾，亲美与自主两派势力围绕国家发展和外交路线的争论日益白热化，外部压力被内化为政治对立，严重损耗了拉美国家的治理效能与政策连贯性。

三是给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制造新的障碍。地区一体化本是拉美国家抵御外部干预、增强集体谈判能力、追求共同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前后两波“粉红浪潮”催生并促进了南美洲国家联盟、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后更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简称拉共体）等地区一体化组织的兴起与发展，特别是包括拉美所有33个独立国家成员在内的拉共体为全地区提供了对话协商的平台。然而，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单边干涉政策对这一进程构成了强烈冲击。例如，美国发起的关税战恶化了地区宏观经济环境，其关税范围广泛且具有惩罚性，如对巴西关税政策的变化^[2]、对委内瑞拉特定产品征收15%关税、对墨西哥部分商品持续维持25%高关税等。这消耗了各国本可用于深化地区一体化的政治资本与行政资源，迫使各国政府将重心转向应对急迫的对美双边问题。此外，美国通过扶持“利马集团”^[3]等针对委内瑞拉问题而组建的临时性联盟，刻意制造并利用地区内部分歧。其结果是，当面对美国

[1] 袁东振：《拉美政治生态的新变化与基本趋势分析》，载《国际论坛》2019年第3期，第134页。

[2]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最初宣布对几乎所有巴西输美商品征收50%的惩罚性关税，后经谈判调整为对大部分商品征收10%的“对等关税”。这个调整过程体现了美国关税政策的胁迫性和交易性特点。

[3] “利马集团”是由阿根廷、巴西、加拿大等14个美洲国家于2017年成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旨在协调对委内瑞拉政治问题的立场，主要通过联合声明、外交施压等方式介入委内瑞拉政局。

对委单边军事行动时,拉美各国立场出现一定分化,无法用“一个声音发声”。若此趋势持续,拉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将难以作为统一的行为体有效捍卫自身利益,其国际角色可能被不断边缘化,日益呈现出仅有地理意义而缺乏集体政治经济影响力的“空洞化”趋势。^[1]

综上所述,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意图通过复活“门罗主义”,在拉美制造更多的纷争和对立,势将给地区形势带来更多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然而,这种空前的外部压力也正在催生地区新的反思与调整,一种更为清醒和坚定的自主意识正在拉美崛起。这预示着美国的霸权行径未必能换来一个顺从的“后院”^[2],反而可能促使拉美国家更加倾向于基于自身利益,在日益复杂的地区格局中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二、拉美国家应对美国拉美新政的主要考量因素

面对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单边干涉和强权胁迫,拉美国家首要考虑的将是如何能够最大限度保障发展利益、规避风险并维护自主地位。这一互动进程正成为塑造未来西半球国际关系格局最关键的因素。为此,拉美国家将可能主要从谋求经济发展、规避系统风险和增强自主话语三个方面来考虑其策略选择。

(一) 谋求经济发展是核心关切

纵观拉美历史,谋发展、求稳定始终是当代拉美政治的主旋律。^[3]近些年来,拉美作为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遭遇经济复苏持续疲软、

[1] Guadalupe González Et al., “Coyuntura crítica, transición de poder y vaciamiento latinoamericano,” *Nueva Sociedad*, 2021, No.291, pp.49–65.

[2] Ryan C. Berg and Henry S. Ziemer, “Latin America’s Role i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K. Roberts, S. Bano, eds., *The Ascendancy of Regional Powers in Contemporary US–China Relations: Rethinking the Great Power Rivalry*,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3, p.237.

[3] 参见[美]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美]朱莉·阿·查利普:《简明拉丁美洲史》,王宁坤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3页。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以及科技红利匮乏等一系列结构性难题。2014—2023 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 1.06%，远不及 3.25% 的世界平均水平，深陷“低增长陷阱”并面临“新发展陷阱”。^[1]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英文首字母缩写 ECLAC，西班牙文 CEPAL，简称拉美经委会）相关报告显示，2025 年上半年拉美地区的外资项目总额仅为 313.74 亿美元，同比骤降 53%，比 2015 年至 2024 年的平均水平低 37%，其中面向美国市场的出口导向型投资收缩最为剧烈。^[2] 这一困局因美国的持续干涉而不断加剧，特别是美国单边实施关税霸凌、挑动地区分裂等行径，恶化了拉美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3]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报告显示，拉美地区经济增长态势依然脆弱，该地区预计 2025 年增长率为 2.2%，2026 年增长率为 2.3%。而同期全球增长率预计分别为 2.6% 和 2.7%。平均来看，拉美地区仍落后于其他新兴区域。^[4]

在此背景下，拉美国家的核心关切始终是寻求经济增长、摆脱依附地位与实现社会公正。值得注意的是，域外大国与拉美的关系互动呈现显著差异。中国主要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提供发展融资、扩大能源矿产与农产品贸易以及推动科技创新等方式，深度参与和促进拉美国家的实体经济建设。而美国则侧重于通过加强安全合作、缔结排他性贸易条款及施压“脱钩”等手段来强化对拉美各国的控制和利用。拉美国家内外政策的核心逻辑始终围绕突破结构性发展困境展开，无论左翼侧重社会公平抑或右翼倾向经济开放，本质均为实现发展目标的差异化路径选择，其政策实践最终指向

[1] 郑猛：《中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内在逻辑、实践成效与路径选择》，载《中国对外贸易》2025 年第 9 期，第 5 页。

[2] 杨啸林：《拉美拓展合作渠道消减对美依赖》，载《经济日报》2025 年 12 月 18 日，第 4 版。

[3] Fausto Carbajal-Glass, “Riesgo político, seguridad y geopolítica: América Latina y la competencia estratégica Estados Unidos-China,”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Estudios de Seguridad*, No.36, 2023, pp.104-118.

[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Don’t unbuckle your seatbelts (yet): What to expect for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2026,” January 22, 2026, <https://www.undp.org/latin-america/blog/dont-unbuckle-your-seatbelts-yet-what-expect-development-latin-america-and-caribbean-2026>.

通过务实合作寻求符合本国利益的战略机遇。

总之,拉美国家并非完全被动的“棋子”,而是基于自身发展这一元需求,主动运用多元化的手段进行周旋,既谨慎维系与传统大国的安全与政治纽带,避免对其过度刺激,又积极深化与新兴大国的经济合作,最大化获取增长动力、投资与技术转移。正如智利前内阁部长、前驻华大使豪尔赫·海涅(Jorge Heine)所阐释的,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拉美国家的首要考量是经济收益,其应对思路在于拒绝僵化地选边站队,而是通过让大国相互制衡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以此争取更优厚的贸易协议、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外交上的灵活性。^[1]

(二) 规避系统风险是本能反应

拉美国家有着被干涉、被控制的深刻历史记忆。“门罗主义”在过去两百年里的各种变体,留给该地区的不仅是经济依附,更是频繁的政治颠覆、政权更迭与经济社会动荡。这种集体记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更具胁迫性和干涉色彩的拉美政策面前会被重新激活,规避系统性风险已成为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战略本能,它们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三个维度构建复杂的风险分散机制,特别是形成对美国战略压力的基础性防御。

面对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以“唐罗主义”为导向的扩张与干涉,拉美国家倾向于采取避险而非结盟的基本战略思路。这一思路既是源于拉美大多数国家参与不结盟运动的传统,也是基于近年来拉美政、学界所倡导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积极不结盟”思想——主张地区国家拒绝在处于竞争中的大国间“选边站队”,而是根据具体议题灵活地与相关大国交往合作,并力争与这些大国都保持稳定关系,以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并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和扩展战略自主空间。^[2]2025年9月,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政

[1] Jorge Heine, “Not Picking Sides and the ‘New Neutrals’: Active Nonalignment,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d the Global South,”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ice of the Global South*, Vol.1, No.1, 2025, pp.7-14.

[2] 参见 Carlos Fortín, Jorge Heine y Carlos Ominami, “Latinoamérica: no alineamiento y segunda Guerra Fría,” *Foreign Affairs Latinoamérica*, Vol.20, No.3, 2020, pp.107-115; Jorge Heine, “Not Picking Sides and the ‘New Neutrals’: Active Nonalignment,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d the Global South,”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ice of the Global South* 等。

府工作会议上强调哥伦比亚要奉行不结盟的政策立场^[1]；巴西总统卢拉在2026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际经济论坛上也重申区域合作“不应涉及意识形态”，并强调捍卫巴拿马运河的“中立性”。^[2]相关迹象表明，不少拉美国家正将“积极不结盟”作为可实践的外交指南，寻求独立自主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路径。

（三）增强自主话语是主要诉求

对于拉美国家而言，追求对外关系的自主性是深植于其历史经验与思想传统的一项核心诉求，这一诉求逐渐演变为富有拉美本土特色的“自主理论”。自20世纪中期以来，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结构主义学说的影响下，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的“中心—外围”理论为先导，拉美知识界开始系统性反思自身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附性地位。随后兴起的“依附论”试图回答拉美能否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并实现自主发展的问题，从“全球南方”的视角重构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3]正是在对“依附论”的批判与超越中，自20世纪70年代起，巴西学者赫利奥·雅瓜里贝（Helio Jaguaribe）和阿根廷学者胡安·卡洛斯·普伊格（Juan Carlos Puig）创立以“自主”为核心的理论，其关键理论突破在于，从“外围国家”的视角出发，将国际政治的核心关切从传统理论所关注的“权力”争夺，转向为在结构性约束中争取和扩大“自主”空间。^[4]在当前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源自拉美的“积极不结盟”等策略思想，正是自主理论当代活力的体现。^[5]面对美国政府的拉美新政，增强自主话语在当下及未

[1] Josep Freixes, “Petro Vows to Reshape Colombia’s Foreign Policy, Move Away From NATO,” Colombia One, September 30, 2025, <https://colombiaone.com/2025/09/30/colombia-foreign-policy-moves-away-nato/>.

[2] 《巴西总统谴责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死灰复燃”》，央广网，2026年1月29日，https://news.cnr.cn/sq/20260129/t20260129_527509257.shtml。

[3] 参见李紫莹、付艺蕾：《拉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引介与本土化发展》，载《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4期，第74页。

[4] 曹廷：《拉美地区国际关系理论的嬗变与现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5月14日第3132期，第4版。

[5] 谌国庭：《自主理论：拉美自主道路的思想源泉》，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5月15日第3133期，第6版。

来仍将是拉美国家的主要诉求。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奉行“唐罗主义”路线，其本质是通过单边施压、军事威慑及经济制裁等霸凌胁迫手段，强行重塑区域秩序以服务于美国追求的绝对主导和资源独占的战略目标。事实上，面对大国以胁迫手段施压时，拉美国家常常倾向于谋求政治自主性以维护国家主权。例如，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拉美施策模式转向政治施压、经济制裁等手段，激发了拉美国家的不满乃至反美情绪。2004年，委内瑞拉与古巴共同推动成立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旨在替代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秩序^[1]，其后来改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现有10个成员国。2026年初美国强行掳走马杜罗夫妇后，拉美地区更是展现出捍卫主权与区域和平的共识；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乌拉圭五国还与西班牙发表联合公报，严正警告该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破坏区域稳定，并重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作为“和平区”的法律地位，呼吁超越内部政治分歧、共同维护集体安全。^[2]此举集中体现了地区国家在面对外部强权干涉时，寻求以多边主义与外交途径捍卫自决原则的集体意志。

历史与现实表明，拉美国家对外部强权的干涉始终抱有警觉与防范心理。自19世纪为摆脱殖民枷锁而斗争、20世纪在美国“大棒政策”的干涉和“金元外交”渗透下寻求独立发展道路，至21世纪进一步探索多元化实践，对自主决策的追求已内化为该地区的政治文化。当前美国的胁迫性政策，加剧了地区国家对主权受损的担忧，它们对政治自主性的追求将可能被进一步激发。历史记忆与现实压力共同驱使拉美国家在不对称的依赖关系中维护并扩大战略自主空间。

[1] 参见高程、董青青：《大国博弈中的拉美地区国家行为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10期，第68页。

[2] “Brasil, Chile, Colombia, México, Uruguay y España rechazan acciones militares en Venezuela y llaman a una salida pacífica,” *El Clarín de Chile*, 5 de Enero de 2026, <https://www.elclarin.cl/2026/01/05/brasil-chile-colombia-mexico-uruguay-y-espana-rechazan-acciones-militares-en-venezuela-y-llaman-a-una-salida-pacifica/>.

三、拉美国家应对美国霸凌胁迫的策略选择

基于上述相关考量因素，拉美国家应对美国霸凌胁迫的策略选择可能主要表现为采取经济实用主义、运用软制衡与多元化策略、对内拒绝外部势力主导、对外谋求地区话语权等。

（一）采取经济实用主义

经济实用主义是指国家行为体与竞争中的各大国同时深化经济联系，从各方获取实际利益。^[1]采取经济实用主义是拉美国家理性的经济行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拉美国家通过扩大对华贸易、吸引中国投资及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将经济实用主义转化为具体实践。中拉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拉美提供能源、矿产和农产品，中国提供资本、制成品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构成了双方合作强劲的内生动力。中拉合作基于比较优势和共同发展需求，为拉美国家提供了不同于传统依附模式的发展路径选项。即便在美国施压下，这种由经济规律驱动的合作动力也不大容易因强权胁迫而完全切断。相反，美国若强行推动脱钩或施加惩罚，反而可能促使部分拉美国家加速“向东看”。这种在中美之间实施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策略，正成为越来越多拉美国家的务实选择。

从贸易上看，美国由于美墨贸易占比较大始终是拉美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且中拉贸易增长迅速。2000年中拉双边贸易额勉强超过140亿美元，2024年则高达5185亿美元。2000年至2024年间，中拉之间的货物贸易增长了41倍。^[2]除去墨西哥外，2024年中拉贸易额远高于美拉贸易额。^[3]

[1] 蔡翠红、侯乐轩：《拉美人工智能的多元对冲战略研究》，载《拉丁美洲研究》2026年第1期，第9页。

[2]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得出，参见国家统计局官网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3] 除去墨西哥，2024年中拉贸易额约为4089亿美元，相关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官网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除去墨西哥，2024年美拉贸易额约为3287亿美元，相关数据参见拉美经委会报告 <https://repositorio.cepal.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6224efac-53de-4cf5-b211-7a79b2de25a4/content>。

从投资上看,美国一直是拉美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大来源地。中国自2008年以来不断扩大对拉美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2024年,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55.6亿美元,同比增长15.4%,占总量的8.1%,这使得拉美成为除东盟外的中国第二大投资区域^[1],中国正成为拉美日益重要的新兴投资来源国之一。

另有研究显示,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影响力正在迅速增长,甚至有赶超美国在拉美经济影响力的趋势。2001年,中国仅在古巴和多米尼克的经济影响力超过美国。到2020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33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的主要经济伙伴从美国变成中国,占该地区人口的67%。^[2]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拉美政策的胁迫性转向,迫使地区国家普遍采取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经济实用主义应对策略。墨西哥的案例尤为典型,其左翼政府尽管在理念上倡导多边主义与经济自主,却仍迫于美国压力选择对中国商品加征高关税,这一行为的核心驱动力可能在于墨方感到无法忽视美国市场对于墨产业稳定与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这体现了拉美国家面对美国巨大政治、经济压力时的首要考量是优先维护最基本的经贸利益。然而,这种对美妥协并非无条件的依附。墨方经济实用主义的另一面,体现在对美国承诺的警惕与风险规避。美国在贸易协定中植入的“毒丸条款”^[3]及其

[1] 相关数据参见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http://www.mofcom.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077459795/attach/20255/b62b8a78eadd4f92898d27286fd5209b.pdf?fileName=2024%E5%B9%B4%E4%B8%AD%E5%9B%BD%E5%AF%B9%E5%A4%96%E7%9B%B4%E6%8E%A5%E6%8A%95%E8%B5%84%E7%BB%9F%E8%AE%A1%E5%85%AC%E6%8A%A5%E4%B8%AD%E6%96%87%E9%83%A8%E5%88%86.pdf。

[2] Gachúz Maya, Juan Carlos and Francisco Urdinez,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in the China-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51, No.1, 2022, pp.3-12.

[3] 毒丸条款是《美墨加协定》(USMCA)第32章第10条的特别规定,于2020年7月1日正式生效。该条款要求缔约方在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自贸谈判前须提前三个月通知其他成员国,若签署协议则其他方可提前6个月通知终止现行协议并转向双边协定。条款中“非市场经济国家”属于美国国内法概念,未获世贸组织认可,并赋予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与其他国家自贸协定的特别审查权。美国时任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公开承认该条款旨在孤立特定国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其针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均明确表示该条款不会影响与中国的正常经贸往来。

政策的高度不稳定性,也让墨西哥认识到对美经济依赖加深的风险。^[1]同时,墨方也寻求与中国拓展合作。2025年9月以来,墨西哥政要不断表示,墨方愿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在立法、经贸、人文和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推动墨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2]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阿根廷。米莱总统上台前以激烈反华言论标榜意识形态立场,誓言疏远中国。然而,其面对国内严峻的经济危机迅速展现出显著的政策弹性。2025年4月阿根廷不顾美方施压,与中国将总额350亿元人民币(约合5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已激活部分延期12个月。^[3]此举直接为阿根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金融流动性与汇率稳定工具。2026年1月米莱表示他计划年内访问中国,并称“中国是一个很好的贸易伙伴”。^[4]这一表态正值特朗普政府施压并强制推行在美洲的霸权主义政策。阿根廷的例子说明,在当前美国强化对拉美地区战略关注的背景下,拉美国家战略定位的核心考量因素在经济维度上,突出表现为一种高度灵活的实用主义逻辑,即优先确保经济稳定与增长,超越意识形态束缚,在大国间进行务实选择。

(二) 运用软制衡和多元化策略

为规避系统性风险,拉美国家并未采取僵化的阵营站队,而是普遍运用软制衡与多元化策略。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通过同时或选择性地参与由不同大国主导的区域合作倡议,来分散对外部的依赖、扩大政策空间并

[1] Erick Gabriel González Alegría, “Mexico at a Crossroads: US Protectionism. Tariffs, Reforms,” *Mexico Business News*, October 24, 2025, <https://mexicobusiness.news/trade-and-investment/news/mexico-crossroads-us-protectionism-tariffs-reforms?tag=supply-chain>.

[2] 参见《陈道江大使向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递交国书》,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网站, 2025年9月12日, https://mx.china-embassy.gov.cn/chn/sgxx/202509/t20250912_11707041.htm 等。

[3] 姚明峰:《顶住美国施压,阿根廷与中国续签货币互换协议》,载《环球时报》2025年4月12日,第3版。

[4] “‘Es un gran socio comercial’: Javier Milei dijo que planea viajar a China este año,” *El Clarín*, 12 de Enero de 2026, https://www.clarin.com/videos/gran-socio-comercial-javier-milei-dijo-planea-viajar-china-ano_3_9Vf3MLLsHR.html.

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一方面，拉美国家倾向于通过双向下注的软制衡方式来分散风险并增强自主性。截至目前，拉美地区 33 个主权国家中，24 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8 个加入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时期推出的“美洲增长倡议”，10 个加入拜登政府时期推动的“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其中，巴拿马、厄瓜多尔、智利和哥伦比亚同时加入上述三个倡议（见表 1）。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较为精妙的软制衡，显示拉美国家并非公开对抗任一大国，而是通过将自身塑造为外部大国竞相争取的合作伙伴与支点，来避免被单一行为体垄断其发展命脉。这种软制衡策略，有效降低了因某一大国政策突变或双边关系恶化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例如，哥伦比亚、智利等国既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获取中国的基建投资与市场，又通过美方倡议寻求在能源、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从而在美国所主导的排他性和中国所倡导的开放性体系中同时保有席位与话语权。

表 1 拉美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美洲增长”倡议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情况

	“一带一路”倡议	“美洲增长倡议”	“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
参与国家	巴拿马*、厄瓜多尔、智利、哥伦比亚		
	巴西、玻利维亚、萨尔瓦多、阿根廷、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古巴、秘鲁、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圭亚那、乌拉圭、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多米尼克、格林纳达、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里南、牙买加	巴西、萨尔瓦多、阿根廷、牙买加	巴巴多斯、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墨西哥、秘鲁、乌拉圭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巴拿马于 2025 年 2 月表示不再续签“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另一方面，近些年来拉美各国始终将推进多元化策略作为获取更大国家自主性与促进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1] 在这一进程中，国际法规范与国

[1] Juan Gabriel Tokatlian, “Latinoamérica y sus ‘alianzas’ extrarregionales: entre el espejismo, la ilusión y la evidencia,” en D. Wolrad et al eds., “La agenda internacional de América Latina: entre nuevas y viejas alianzas,” *Buenos Aires: Fes-Fundación Nueva Sociedad*, 2011, pp.139-160.

际多边机制为地区国家实施多元化战略提供了关键的制度性保障与操作平台。拉美国家不仅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原则，还深度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各类事务；巴西、阿根廷等中等强国通过参与二十国集团等机制，积极提升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拉美国家通过参与金砖机制，如巴西作为金砖国家创始成员、玻利维亚和古巴成为金砖伙伴国、哥伦比亚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积极推动南南合作；拉美国家还利用各种国际多边场合为全球南方积极争取全球治理规则制定参与权。在 2025 年 9 月第 8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等拉美多国领导人密集发言，抨击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形成了一种集体声浪，共同的诉求是回到规则之治，而非权力之治，并强调“全球南方的声音必须被听见”。^[1] 总之，这些外交实践的核心目标在于，拉美国家积极参与多元化的国际合作网络，有助于其制衡单一霸权国家强加其战略偏好的潜在风险。^[2]

这一地区性战略转向在近十年间表现得尤为显著。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东升西降”的态势凸显，为拉美国家拓展多元外交关系创造了客观条件。尽管区域内部分歧与意识形态纷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拉美作为统一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但各国在经济领域推进关系多元化的努力始终持续。特别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出现显著松动、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显现出战略收缩态势的背景下，寻求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已成为拉美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议题。当前，地区国家普遍通过拓展域外经济与政治合作渠道，系统提升自身在变革中的国际格局中的发展机遇与战略空间。^[3]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即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

[1] 《拉美国齐“开火” 美国形象大“翻车”》，新华网，2025 年 9 月 29 日，<https://www2.xinhuanet.com/world/20250929/e54b176d2ce34212a966c741a6a39e64/c.html>。

[2] Kevin Parthenay, “El «no alineamiento activo» y América Latina en el orden global,” 3 de Octubre de 2022, <https://legrandcontinent.eu/es/2022/10/03/el-no-alineamiento-activo-y-america-latina-en-el-orden-global/>。

[3] Wolf Grabendorf, “América Latina en la era Trump¿Una región en disputa entre Estados Unidos y China?” *Nueva Sociedad*, No.275, 2018, pp.47-61.

国教科文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制。2026年1月，美国宣布再退出包括31个联合国机构和35个非联合国组织在内的66个国际组织。美国接连“退群”的行为，直接削弱了西半球各国参与的相关多边合作框架，可能会促使拉美国家更加重视并倚重国际组织，将其作为维护区域利益、制衡美国单边霸权的关键平台。

此外，美国针对委内瑞拉的非法军事行动将可能加速拉美国家以软制衡与多元化方式降低对美绝对依赖和推动构建多元平衡国际关系的进程。拉美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并通过多边平台发出集体谴责，强调对话与和平解决争端，以此拒绝美国的单边叙事。这种软制衡不同于直接的对立对抗，而是通过外交、经济和制度性合作，稀释单一强权的影响力，其直接动力源于生存和发展焦虑。多元化策略则体现在经贸与投资关系的加速重构上。特朗普发动全面关税战，已让与美国经济高度捆绑的拉美国家饱受冲击。尽管拉美多数国家承受10%的关税税率相对不高，但正如2026年1月南方共同市场（现有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5个成员国）与欧盟正式签署酝酿了27年的双边自贸协定所显示的，马杜罗事件所凸显出的特朗普式单边胁迫和霸权倾向，已经促使拉美国家进一步认识到与域外主要经济体务实合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三）对内拒绝外部势力主导、对外谋求地区话语权

在政治与安全层面，拉美国家应对美国拉美政策转向将呈现出鲜明的内外联动特征。对内，全面强化主权意识，拒绝外部势力主导拉美国家国内政治进程；对外，寻求集体发声，旨在重塑以反对干涉为核心的地区规范与话语权。

一方面，美国绑架马杜罗、封锁古巴等事件证实了一国主权在单边霸权逻辑下可能面临的现实威胁。这种威胁促使拉美多国政府将强化国内政治共识与防范外部干涉置于更优先的位置。例如，美方曾以巴西司法系统对其政治盟友、前总统博索纳罗的调查是“政治迫害”为由，宣布对巴强征50%的“惩罚性关税”，这一胁迫行为不仅未能

迫使巴西屈服，反而激发了巴西国内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并推高了卢拉总统的民意支持率。^[1]墨西哥坚持向古巴继续提供石油援助，并多次重申反对美国派军队进入墨境内“扫毒”。这些事实清晰地表明，任何被视为对外部强权绥靖的政治势力都可能在其国内付出沉重代价，迫使拉美各国政府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必须更加审慎地考量国内民族情绪与政治团结。

另一方面，谋求并强化地区集体话语权，成为拉美国家应对霸权行径最直接、最迫切的外交努力。马杜罗被绑架事件发生后，从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紧急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并谴责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到巴西、墨西哥、古巴等国的齐声抗议，拉美国家展现出联合反应姿态。这种集体发声试图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对美国形成一定的道义压力与政治牵制，尽管这种牵制可能有限，但它是彰显存在、捍卫规则的关键姿态。可以说，对外谋求话语权的斗争，本质上是一场围绕西半球未来秩序规则的较量，关系到拉美是回归 19 和 20 世纪霸权国家的“后院”，还是维护 21 世纪主权国家共同体应有的尊严与自主。

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意识形态、利益博弈等因素制约，拉美国家的政策导向也并非铁板一块。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墨西哥、巴拿马等国在美国直接压力下已做出相应妥协；另一方面，2025 年以来右翼政党先后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等多国大选中获胜或连任，而拉美右翼普遍秉持亲美、崇美立场，洪都拉斯新当选总统甚至扬言要恢复与台当局“邦交”关系。更重要的是，拉美右翼势力的动向特别是即将到来的哥伦比亚、秘鲁、巴西等国大选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变数。这些关键国家的大选已成为美国试图施加影响、扶植亲美势力以重塑地区秩序的重要着力点。但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表明，外部过度干涉极易激发地区民族主义反弹。因此，拉美国家在面对美国压力时将更可能采取一种复杂的平衡术，在不得不进行战术性妥协的同时，基于深刻的历史记忆与发展焦虑，

[1] 金晓文：《“门罗主义”幽灵与挥向巴西的关税大棒》，载《光明日报》2025 年 8 月 11 日，第 12 版。

在战略层面加速推进国际关系多元化与区域协作，以捍卫其自主性。

结 语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拉美政策转向，是21世纪美拉关系的一个分水岭。美国以“唐罗主义”路线为基石，将拉美重新锚定为其必须绝对掌控的“后院”，旨在推进“美国优先”和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议程。总的看，面对美国日趋胁迫性的政策取向，拉美国家在应对上更多展现出的是基于现实利益的复杂光谱，其核心逻辑是在压力下竭力维护主权自主与发展空间。同时，各国国内的政治极化、经济疲软以及发展模式上对美西方的路径依赖，加之美国采取的“扶右抑左”“分而治之”策略，也会持续考验拉美国家的团结与韧性。

总的看，拉美已非19或20世纪的拉美，其历经独立解放、经济发展和左翼浪潮后所培育出的自主意识与区域认同已显著提高，对霸权干涉的抵抗力也在不断增强。2026年初的马杜罗被掳劫事件，虽会在一个时期内对拉美各国构成巨大的威慑性压力，但美国无视基本国际准则的单边霸权行为非但难以巩固其在地区的主导地位，反而可能成为促推拉美战略自主意识加速觉醒的催化剂。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拉美搞“扶右抑左”“巧取豪夺”，在短期内或许能拉拢部分政府、制造一定分裂并获取特定利益，但“唐罗主义”路线产生的反噬效应也必将逐步显现，西半球格局正在霸权压力与自主诉求的持续博弈中经历深刻重塑。

不同于美国的单边霸权政策，中国始终将自身定位为拉美各国可靠的全球南方伙伴。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中国正以推进团结、发展、文明、和平、民心“五大工程”为牵引，积极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总的看，中方的政策着力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注重强化全球南方伙伴的共同归属感，致力于同拉方一道将中拉合作升华为构建公正国际秩序的共同行动，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与发言权。二是注重实现互

利共赢。2025年12月中国政府发布第三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强调中方下阶段将在40多个领域与拉方开展合作，积极回应拉方需求和关切，将中拉合作切实转化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就业提增的强劲动力。^[1]同时，中方注重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验，对于拉美国家探索独立自主、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三是注重相互尊重和理解。中方一贯坚持不为政治决策设置条件，尊重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特性，充分理解拉美国家在地缘政治形势复杂演变背景下的战略选择。四是注重增进人民之间情谊。近年来，中拉通过“大基建”工程与“小而美”项目合作不断提升拉美民众的获得感，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理念在中拉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价值地位。^[2]归根结底，只有能真诚、真正和更为持久地助力拉美各国实现其核心发展议程、帮助提升地区民众福祉的合作伙伴，才能最终赢得地区国家深厚且稳固的战略认同。

【收稿日期：2025-11-16】

【修回日期：2026-02-15】

（责任编辑：王霄巍）

[1]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外交部网站，2025年12月10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512/t20251210_11770005.shtml。

[2] 参见周志伟：《“五大工程”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载《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3日，第8版。